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山水情 第九回 三同袍入試兩登科

發掉葑溪開錦纜，同人逸興翩翩。美淡雅笑賽神仙。片帆乘浪去，偕願中青錢。共躍龍門防點額，場題夢應無愆。兩生切著祖生鞭。蟾宮折桂後，並慰向隅憐。

右調寄《臨江仙》

卻說衛旭霞自那日在東禪寺裡別了彥霄，遂同卿雲到家住過一宿，於明日起身，渡湖而歸。住下幾日，設處了些盤纏，到卿雲家來。見過了舅舅、舅母，遂與卿雲作過揖。卿雲道：「表弟回宅，家中事體，想都吩咐尊使了。」旭霞道：「表兄深知做表弟的一貧如洗，身外並無餘物，甚是容易支持的。但些須進京盤費，倒設處了兩三日。」卿雲道：「這樣小事，難道做表兄的不出，值得自去費心？」旭霞道：「功名已事，何敢累兄？」只見門外吉彥霄亦自徐徐步至。三人揖過，卿雲即拱彥霄、旭霞到書室中去坐下敘談，自己進去吩咐，收拾了些酒肴擺列出來，與三人作祖餞。卿雲陪了行令、猜拳，極其暢飲。直至抵暮，彥霄起身謝別了。

到得明日，彥霄亦作東，邀杜、衛二人，宴餞一番。至起程吉日，同僱了一隻畫舫，止帶杜家一個平頭兒，裝下行李盤費，揚揚得意，下船而去。正是：

今朝發初白門去，各欲青錢中選回。

卻說三人聚首在舟，覺道意氣相投，志同道合，有時飲酒笑談一回，有時論文講學一回。唯衛旭霞常常想著了素瓊小姐，與這仙授丹藥不能窮究其理，心上帶著幾分不快，笑談之際，只得勉強和之。

一路你說我話，條條到了丹陽地面。泊了船，宿過了夜，明日清早吃過飯，打發來船，檢點行李，各自僱了牲口，行了一日，抵暮到句容上飯店宿了。到得明日起身，騎了牲口，直抵建業，擇了一所寓處，賃來住下。

卿雲喚平頭兒收拾酒飯，三人一齊吃了，覺得天色尚早，卿雲乃道：「我們今日不免在城中略步一步，看看土風，明日用功罷。」旭霞、彥霄道：「這也使得。」說罷，一齊出寓。先到貢院前去走過一次，以後著處領略。恰值抵暮，忙忙歸寓。吃過夜飯睡了。

明日起來，俱鋪設了書史，各自用功。旭霞有時偷閒，把這幾篇做就的草稿，又加潤色、熟誦一番。在寓有興，三人同到街上去閒遊散步，到寓來原是這樣鑽研文課。

過了幾日，乃是八月上旬頭場試期了，一起進了場，都入號房坐下，等候題目。你道好不詫異，主考出的題竟是那彥霄夢中者。那時彥霄見了，心中暗喜無任，乃道：「世間有這樣奇事！想是神靈護佑，故先使那魁星來托夢。幸喜得不泄漏天機，先依題做就，記熟在此。」乃道：「待我改出來，細細再加改削一番，從從容容騰於卷上，這個月中丹桂不怕不讓我先攀了。」彥霄自言自想，乃磨墨動筆，在那裡寫了。

再說衛旭霞道是應著吉彥霄之夢，遂了自己的願，也在號房裡欣喜，暗想道：「世間奇奇怪怪的事盡有，這吉彥霄與我素無相識的，忽然使他來結社結盟，寫出夢裡三場題目，暗中湊巧，使我知之，預先做就，今日遂應其夢，莫非是祖宗有幸？今番這遭該步蟾宮，故得天使其然耳。但是心上有件過意不去：卿雲表兄這樣厚情，當時不曾相聞得他，是我薄倖了。」乃道：「蒼天蒼天，若是三場的題俱應驗了，倘得標名榜上，回去時那個有才有貌的素瓊小姐是我的掌中物了。」

旭霞暗地思想，遂徐徐動筆，把這幾篇文點出；又加改削一番，騰在卷上。此時場中，惟有這吉、衛二人歡天喜地、力也不費的安逸，豈知那卿雲在號房中苦思力索，直做到合場都撤過卷，慌慌忙忙的寫完了，乃得一齊出來。

到了下處，備了些酒肴，三人暢飲。明日起來，各去寫出試作，互相批看，你贊我贊一回。停過一日，走到貢院前去看時，貼出者甚多，喜得這三人不在其內。

復進第二場去。吉、衛二人又出著了夢中之題，乃似前場不費心機的騰在卷上。卿雲這日也覺文思熟絡了，亦是一揮而就，候撤卷過，同出場來。原是前日一般的吃了些酒食。為這兩番辛苦，三人覺得體倦，都去睡了。明日又把試作寫出來看過。

喜得二場原不貼出，俱進第三場去。出的竟是夢中之題，一字不差。衛、吉二人俱揚揚得意的騰滿卷子，與眾一起出了貢院，歸寓住下，只等揭曉時名登金榜了。正是：

平居學得穿楊技，指望朱衣一點頭。

那三人考試已畢，鎮日在寓飲酒作樂。

過了數日，一日，正遇天氣晴朗，卿雲對旭霞、彥霄道：「我們三人都是今科初次觀場，到達帝都地面，豈可兀坐窄寓，不出去遊玩一番，以廣聞見？」旭霞、彥霄道：「這也是極妙的。正為這些古蹟處但聞其名，未睹其實，即如這塵扇渡，晉時陳敏據建業，軍臨大航岸，顧榮以白羽扇揮之，其軍遂潰，這去處不可不去一觀。雨花台在長乾裡南，梁武帝時雲光法師講經於此，感天雨花，亦一大古蹟處，亦不可不去領略一番。」卿雲道：「拚卻幾日工夫，是古蹟處都去暢游，亦一大快事也。」

說罷，三人吃了朝飯，帶了杖頭，吩咐平頭兒看了下處，出了門兒，隨處遊玩。到了佳勝所在，各自隨意領略，准准游了三四日，城內城外這些名勝之地，都被這三人游遍了。

一日，又到這院子裡去識荆過幾個妓者，卿雲出脫了些錢鈔，徐步歸寓。談今說古一回，飲些酒兒，都去睡了。偏是旭霞心上，又想著了姻緣之事不知落在何處，更想著了張紫陽的丹藥隱語，再揣摩不出未知何日應驗，在那裡勞心焦思，臥不貼席。挨到譙樓鼓絕、雞鳴報曉的時候，朦朦朧朧正欲睡去，只聽得街坊上人聲喧沸。旭霞側耳聽著，停過刻餘，忽然敲門打戶起來。

這時節，沉睡之人都驚醒了。那平頭兒徑自去開了門兒，竟自擁一起人進來，亂嚷道：「這裡可乃是蘇州相公的尊寓麼？」那時三人慌慌忙忙地穿了衣服，都是戰戰兢兢地立做一堆，不敢答言。倒是這起報錄的人道：「相公們不要著忙，我們是報房裡，借問這裡可是蘇州衛相公的尊寓麼？」

那三人聽見稱一聲「衛相公」，道是旭霞中了。卿雲即上前去問道：「列位要尋這衛相公，莫非他中了？」報錄的道：「正是。」卿雲道：「有是有一個在這裡。」報錄的道：「既是在這裡，三位中是那一位尊諱是彩，中了解元。」

那時聽得了「解元」兩字，三人倒覺得驚呆了。停過一回，旭霞走近前道：「衛彩是我，莫非是同名同姓的？列位不要認差了。」報錄的道：「那有認差之理？請相公先拿些喜錢出來香香手，同去吃了宴，再領大賞罷。」

此時卿雲自己中與不中，尚在未定，先見得表弟中了解元，心上也有八九分歡喜，見這起人在那裡爭論要報喜錢，想著了旭霞身邊縱有些許，那能得他數？即忙自去開了護書，取出十兩紋銀，付與他們。那報錄的接了袖著，隨擁他到貢院赴宴去了。正是：桂折一枝先付我，楊穿三葉始驚人。

說那杜卿雲與吉彥霄贊歎了一回，獨是彥霄暗想道：「怎的這魁星托夢，示以三場題目，及到場中，都應驗了。難道我這幾篇文字做得不好？我想起來，雖不指望拔解，一個舉人諒也粗粗中得，如何此時不見動靜？」

彥霄正在那裡躁急心熱，只見又擁一起穿青的人進來。杜卿雲見得是報錄的打扮，心裡只道是自己中了，慌慌張張的走近前來詢問。那報錄的道：「這裡有一位姓吉名潢的蘇州相公中了第二名經魁，是那一個人？」吉彥霄聽得了，也喜歡得魂不附體，走出來道：「吉潢是我。」這起報錄的遂擁住了討些錢鈔，竟自一把拖著彥霄，如蜂擁的去了。單單剩得一個杜卿雲獨坐寓中，還在那裡癡心妄想，等候報錄的來。

誰知等了一回，竟爾絕無影響。卿雲乃思想道：「怎麼他兩個通報都中了，獨空了我不中。」心中愧恨，遂走到貢院前去一

看，只見貼的榜兒扯得零零落落在那邊了。只聽得這些人在那裡說：「今年某州中幾個，某府中幾個，唯有蘇州府七縣一州便中得這一解一魁。」

卿雲站著，聽見了這一番說話，明明道是自己沒有分了，覺得意興蕭然，垂頭喪氣的回寓去，睡在榻上。那個平頭兒見他們兩個中了，自己家主不中，心上也有些沒興，乃走近榻來對卿雲道，「此時不見來報，只怕相公今科不能彀中了。」卿雲道：「這個大事，豈是勉強得的？幸喜衛相公中了解元，是我一家至戚，還算不得掃興。」

主僕兩個正說話間，外面一雙新貴，宴罷鹿鳴，得意揚揚的進門而來。卿雲見了，即忙立起身來，道個恭喜。旭霞遂作一揖下去，謝卿雲道：「表弟若沒有母舅、表兄二親提拔教誨，焉得有今日？但是表兄這樣高才厚德，不知主司為何埋沒了。」卿雲道：「弟之愚鹵庸才，本該在孫山外的。」說罷，彥霄也謙遜幾句。卿雲叫平頭兒買辦酒肴，與二人賀喜。卿雲倒也脫放的，竟不以功名為念，一樣歡喜暢飲。直吃到三更才睡。

獨有這衛旭霞，此時中便中了，有那素瓊在心裡，覺有些心緒如麻。杜、吉二人都□□的睡了，偏是他翻來覆去的再睡不著，心中暗想道：「我如今回去，拜謝了母舅、舅母，畢竟要到尼庵裡報知了凡，請他去說向素瓊小姐得知，然後央媒去通言於老夫人。或者道我是一個新解元，竟自一諾無辭，也未可知。」想罷，又躊躇道：「倘然我回去的時節，那個小姐被他人聘去了，教我怎生設處？這條窮性命就要付還閻羅天子了。」想了更餘，覺得神思困倦起來，不知不覺的沉入黑甜鄉了。到得明日起來，同彥霄去拜謝了座師、房師。

歸寓來又停一日後，三人各自買了些金陵土儀，收拾行李，一同出城。喚平頭兒僱了牲口，原行到句容宿了，明日直抵丹陽，喚船而歸，愈加揚揚得意。那杜卿雲雖是下第之客，也不當十分優慮，原是一樣的在舟吃酒笑談，共相作樂。如此在路行了兩日，人關到郡了。正是：

三人共濟詣蟾宮，丹桂香偏付二公。

點額成龍真有異，一番寒苦豈雲同。

那三人已自到家，但不知那吉彥霄作何興頭狀態，衛旭霞可真到尼庵去報信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摹寫得意處，個人手舞足蹈。處處點綴旭霞心事，筆底縝密之極。